

I See You but
Once Then Never Again

初
見
即
別
離



图片 & 随笔 張 亞東

Photos & essays by Zhang Yadong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初见即别离 / 张亚东著. -- 北京 :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113-2289-0

I. ①初… II. ①张…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63048号

初见即别离

著者 / 张亚东

出版人 / 方鸣

出版监制 / 张国辰 张园雅

选题策划 / 符虚

责任编辑 / 若兰

书籍设计 / 夏宇

经销 / 新华书店

开本 / 680mm×920mm 1 / 16 印张 / 14.25 字数 / 50千字

印刷 / 天津市豪迈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7-5113-2289-0

定价 / 49.8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行部: (010) 82605959 传真: (010) 8260593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I See You but
Once Then Never Again

Photos & essays by Zhang Yadong

书中全部图片使用

OLYMPUS PEN E-P3 拍摄

OLYMPUS PEN E-P3 一部让我爱不释手的相机。小巧复古的机身、灵敏快捷的调控、完美的颜色还原、高质量的成像，还有每次开启它时闪烁的蓝光，总是能带给我愉快、灵感。

感谢你，我的旅伴！



所用镜头：

M.ZUIKO DIGITAL

14-42mm f3.5-5.6 II R

17mm 1:2.8

45mm f 1:1.8

Olympus H.zuiko auto-S 1:1.2 f=42mm

Leica SUMMILUX-M 1:1.4/75

Carl Zeiss Biogen 2/35 ZM

COSMICAR/PENTAX 25mm 1:1.4

OLYMPUS

奥林巴斯

用图片，表达自己

奥林巴斯（上海）映像销售有限公司 总经理 / 半田正道

作为一名大多数时间生活在国外的日本人，这本影集让我回忆起很多人生旅途上美丽的瞬间。作为一位影像产品公司的负责人，看到相机能帮助人们留下这么多感动的画面，我由衷觉得欣慰。

很久之前我就知道，张亚东先生是知名的音乐制作人。很多明星的歌曲，都是由他制作的。音乐和影像一样，是没有国界的沟通。通过它们，人们表达着自己的情感和观点。所以我并不惊讶，作为深懂音乐的人，亚东先生可以通过影像打开又一个精彩的世界。看到这本书中的作品，尤其是得知所有的图片均是用奥林巴斯 PEN 相机拍摄的时候，我深深地被感动了。照片真实细腻，充满个性和感染力。感谢亚东先生带给读者这么多打动心灵的图片，更加感谢他使用我们的相机记录了这一切。

PEN 相机的设计理念就是小型化与高画质，这样的产品非常适合喜爱旅行、喜欢用图片表达自己和记录生活的人。我们也很荣幸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带着 PEN 到处去看看，随手拍下某个瞬间。就如这本图文书中记录的一样，虽然时间短暂，但相片帮我们留下了情动一刻。

希望所有喜爱摄影和喜爱音乐的朋友，都可以从这本书中找到乐趣和灵感！



感谢

《世界》杂志	《VISION》杂志	李 楠	梁文道	李焯雄	张 丹	王建梅	梁 媛
张亦弛	林凡靖	徐永明	刘道一	萧 玮	赵 雨	陶 晨	李 华
皮 力	贾志策	李克什	王 惠	小 雯	白 丁	梁 爽	陈雨黎
张国辰	符 虚	穆 云	郑天余	张园雅	聂 峥	刘闻雯	杨 青
丁 莹	刘 沛	崔丽萍	半田正道	吴杰平	莫大伟	蔡康永	姚 谦
吕 天	杨媛媛	卢敏捷					
Jack Lin	Audrey Khalifa	Gilles Sabrie	Charlotte William	Henderson Eoin			
Michael Owen	Mitchell Alonso	Perez Estibaliz					



初
見
即
別
離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片 & 随笔 張 亞東

因为寻常，由是独特

梁文道

序
①

我从来没有拍照的习惯，尤其不喜欢在旅行的时候照相。要知道在这个人人拍照时时拍照、影像已然泛滥的年代之前，摄影对大部分人而言是一种非日常的活动，一般人并不会成天到晚带着部相机随手抓拍；相反地，它是一套具有纪念性质的仪式，通常只在某些特别值得“留影”为念的场合出现，比如说结婚、毕业、家庭聚会，当然还有旅行。说它是仪式，因为它的拍摄程序很固定，常常由父亲 / 丈夫一类的角色安排流程摆位和掌镜，而且它构图出来的画面也都大同小异（无论是谁在拍，也无论是谁被拍），高矮远近前后一一自动站位，渐渐形成一组语法。

旅行尤其必须拍照，因为现代的旅游景点以及特别受人传诵欢迎的大城市几乎是为带着相机的游客而生。例如巴黎，自从豪斯曼的大改造之后，这座光明之城就有了今人熟悉的样貌：笔直的林荫大道，辐射状的线条，两侧窗饰盛美的拱廊街，以及路旁的露天咖啡馆。波特莱尔在此首先发现了“漫游者”的存在；本雅明再发现了这些漫游者的目光如何受到城市本身的引导，又反过来结构了这座城市的地貌；到了桑塔格那里，漫游者便成了带着装备的现代游客了，他们的装备自然就是相机。当他们带回来的照片越来越多，大家在

还没去过巴黎之前就已无数遍地看过巴黎，这座大城的性质也就变了。它仿佛不再是一个让人居住生活和交易的城市，而是一个生下来就要让人用眼睛去注视的片场。每一个配备着现代摄像器材的游客都在该处寻找最上镜的地点，最合宜的角度，乃至最符合印象中记忆里那些有“巴黎味”的风貌。条条大道通向凯旋门，于是大家沿街观看拍摄，一路走下去就自然走到了凯旋门，然后按下快门，把被拍过无数遍的凯旋门再拍一遍：殊途同归。也就是说，巴黎是一连串景点的聚合体，去过巴黎的意思便是拍过这些景点（同时也与景点合照）。广而言之，当代无有一座大城、无有一处景点不是如此被游览拍摄，甚至要为了游览和拍摄而被重新规划。看看今天中国的“城市建设”，那些拔地而起的高楼和“地标性建筑”，那些大到只可远观而不可亲近的广场，你便明白它们不是让人使用的空间，而是供人观看及拍摄的布景。

所以我不在旅行的时候拍照，反正要拍的东西都有人拍过了，不是吗？如果说旅行摄影是为了保存记忆，那么我宁愿把记忆存放脑中。正如摄影大师杉山博司所言：“摄影不是记忆，它只是记录。”不过，又有朋友告诉我，拍照这种有意识的行动可以让你看见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透过取景框能够发现裸眼所不及的事物。如此说来，旅行时照相竟然还能另辟蹊径，逃出被规划的视线？这是什么意思呢？会不会就像亚东这批视觉游记，去了巴黎，但完全不见想必应该见到的巴黎？亚东几近刻意地回避了现代旅游的训令，不管是巴黎还是旧金山，他都只想让我们看看小孩，看看天线，顶多加上一片大海。

去了著名的旅游胜地，拍的却是日常不过的生活，于非日常中日常，这岂不也是非常的手段？在他的作品里头，那些地点的个性被压抑到最低最低的程度，不加标记，你很难辨认得出他到底在拍什么地方。有趣的是，旅游景点的个性往往却是至为俗滥的东西（比如说金門大桥和巴黎铁塔）。所以这是试图为旅游重新翻出个性的吊诡尝试：因为寻常，由是独特。

或说，何必旅行？儿童无处不有，你用不着特地渡洋寻找，北京家里一下楼就拍得了。也对；然而诗也是如此，绞尽心思地扭曲语言的正常使用，目的竟然是为了感知生活的日常。有话不能好好说，大概就是关于诗的最简单的定义。看看亚东的照片，他配上的文字，和他排列它们的方式及顺序；我猜想他其实一直想当个诗人。

密流

李焯雄

序
②

with the things you could do,

you won't but you might

上火车之前 / 突然喜欢上一个女孩 / 好像认识了好久 / 在她那儿寄存着

什么 / 事实上 / 我连她的名字 / 都不知道 / 也没有必要知道

我会飞 / 只是想试试 / 一条腿 / 能站多久

初见即别离

这是未完成的将来 还是另一个可能的过去？

河流是相通的 / 不然 / 我怎么会看见你

你有在马路上遇过我吗？

那些路上公车上擦肩而过几乎鼻息相通甚至头快要枕到肩膀上类似恋

人的瞬间

那些近乎私密却陌生 曾经同行 却只是对方背景的瞬间

一辈子无从认识 却早就应该熟悉

Massive Attack [Protection]

Nitin Sawhney [Broken Skin]

Ilya [They Died For Beauty]

突然想起雷蒙德·卡佛的短篇 / 《你在旧金山做什么？》

总有什么东西在我们血液的密流里是共通的

用音乐用影像用消费用食物的口味用品牌用常用的字眼用价值观用所谓
的品位

无法被折合成物品的岁月

像秘密的汇流

特殊的流派

不张扬的流动

河流过你 河流过你 沉积

我直觉但又不无私心地觉得这本书的秘密副题应该就是“密流”

曾经有过那么的一个时候

文也就是纹 人们相信万物交感互通

有人深信能从水纹地纹云纹掌纹天文读出底下幽微不明的意义

某种感知的能力就是召唤或是确立某种身份的暗语

一间屋子 / 两个神 / 一个跟你走 / 一个留在那儿

但意义 更多的时候真的像流动的水纹

如此的轻微 / 缓流 围绕你 围绕你 围绕你

时流在人事物中穿刺而过 心湖泛起涟漪 被剖开但随即又被密合

再往里面挖 也是过后不留痕迹 无法真正被圈定

因为意义与其说是“本质性”的 更多的时候看起来其实是“对照性”的

亚东的《初见即别离》 有些人会看重“初见”有的看见“别离”

我却疑心该着眼于“初·见”甚至是“见”

这是一本对照的书 图文的 也是左右的

心与眼睛的差异 甚至是文字与感受之间的

作者张亚东与摄影师张亚东的隔空对视

我在他的眼睛里 / 我们一起看着你的眼睛

《初见即别离》的封面是一个男孩的脸

背景好像是土地但糊掉了 眼睛却清晰 含笑又鲜嫩：

“初”是心态上的“见”是介入但也不介入

别查我的票 / 我只是一个不占地方的影子

在看与被看之间 我们尝试了解我们的自身与世界

并列与重组之中 事物与情感好像找到了秩序

Dusseldorf 与 Los Angeles 的两棵树 不相干的照片那么一放

小火柴头 / 从此 / 我们就是 / 兄弟了

Cologne 无关的两个人 人生初段的小男孩攀着栅栏看着镜头

另一页 满头白发的老人 头顶一副墨镜 鼻梁上还歪着一副眼镜侧身回看

两组都好像是生命的两个点 遥相呼应

相隔在我们之间的 那个长长的故事 去了哪儿？

书里面有一组照片 左边是一只仿佛在揉皱的绸布上自个游泳的水鸟

文字写着 这不能代表 孤独

右边的照片只见一双划水的鸳鸯 好像嵌在木纹一样的水面

底下却写道 这也不能代表 幸福

又一张 女人交叉着腿 右手托着左手 左手支着头

一个人坐在圆形的长椅上 背靠着墙 脸被手掌遮掉了大半

双手的无名指都戴有戒指 若有所思

亚东未尝不晓得组合的秩序有它的乐趣但也会有落差：

不能用我的经验 / 揣测你的心情 / 我知道你在看 / 却不知道你看的是什么

我看到的只有这么多

是的 因为： 初见即别离

像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在睡觉

睡 / 醒 正如初见 / 别离一样 中间的那一段总不得其门而入

书中引用的 无事常静卧 卧起日当午 人活七十年 君才三十五

应该是李瀛改自苏轼的戏拟诗

照片里两个人坐在同一张长椅的两端自顾自地睡着了

书里配这样的文字却丝毫不觉得有恶意的嘲讽

读者反而好像从中得到了一些什么体会：

这里头非关观察的深浅 而是观点总有死角 总有别人看不见的部分

就算是抱着睡在一起的恋人 也还是各有各的梦 没有全然的了解

像名义上的七十 实际上才三十五

人生不是小说 并没有全知的叙述

作者张亚东可能 / 可以却没有像榨汁机一样要压榨殆尽摄影师张亚东
的影像

他没有好作警句地说故事 或一定要下结论

照片本身就是照片的本事

我还记得那天晚上在火锅店亚东给我看书稿的电子档

文字还没有全部完成 照片底下许多还是空白

他有点过分不好意思地说 没想到写文字有这么难

那时候说话的应该是音乐人的张亚东吧

我却觉得不熟练 正正是这本书的好处

可能是因为店里都是兴头上的火锅 水蒸汽特别充沛的缘故

我对亚东说：这里面有一种若有似无 无可名状的朦胧情感 不要动它

这是好的 没有太多的琢磨太多的刻意

像是意义生成之前的状态

我们有讨论过要不要分成几辑 最后也没有

我想亚东是对的 浑沌就是浑沌

《初见即别离》没有强行牵合地说故事

它最好的文字都是点染性而不是戏剧性的

像：黎明从黏湿之地开始 / 穿过幽暗的水谷之路 / 混合着一股牙膏味儿 /

慢慢地清新了起来

或是：

脸没洗完 / 手还湿着 / 它就敲门 / 也不管别人方不方便 / 秋天 按时回来了

那些无法说得确切但有温度的真感情

它的照片也是 不追求决定性的戏剧瞬间

摄影师的张亚东更明显的就是旅人的张亚东

他不属于里面的

书中有一张 亚东拍洛杉矶 从山坡远远看过去

城市在夜里恣意伸展它灯火辉煌的天使之翼

观者凝神对峙 是外来的 无法融入 没有位置

这地方太干净了 / 配不上它 / 还是买个三明治路上吃吧

看与被看当中隔了一段适当的距离 镜头没有像猎枪带攻击性地指着
要戳进对方的痛点

那张在 Dubai 拍的照片 一个男人背对着摄影机的眼

静静又仔细地低下头洗把脸 真的像某种王者的仪式

寻常的柱子也像是光影的宫殿

这样的一瞥有一种尊重

好奇但抽离 有立场但不太介入

而现实也总有无法捕捉的时刻

书中有一张半身的照片 里面一个金头发的女子回过头来

四目交接的一刻 她发现了被拍 本能地流露出一带认可的眼神

可能她之前的背影很特别 也可能她下一秒就笑了

但定格的却是摄影师错失了的

来不及调整焦点 / 你就飞奔而过 / 只看清这一地的花格子

然而也唯有这样 这书才是真实的

这些个低头看看表 / 再抬起头看看外面 / 什么都不是的时间 / 是我最亲